

采场上的“夜宴”

□许永礼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每次听到迪克牛仔这雄浑沧桑的歌声,我都会非常感动。那种对爱的追求,对情的渴望,常令我感慨万千:到底谁才是我们真正要等待的那个人呢?

记得十几年前的劳动节,我应邀参加了一位朋友的婚礼,在这个俭朴的婚礼上,我如同经历了一次圣洁的情感洗礼,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虽然新郎阿董和新娘阿陶都已人到中年,子女成人;虽然他们早就各自下岗,靠打工为生;虽然他们都曾失去过各自的“亲密爱人”,但由于好心人的撮合,由于各自子女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走到了一起,并且开始组建新的家庭。

如果仅此而已,也许就是个普通的故事,根本不能令我们感动。但接下来的事就有些不同了:新郎的儿子和新娘的女儿也来到了婚礼现场,他们自告奋勇地为父母再婚典当了司仪,共同主持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音乐飞扬,喜气洋溢。男孩饱含深情地向来宾们介绍着新郎也就是父亲阿董那令人动容的故事。阿董的前妻曾是个工人,因企业倒闭下岗在家,不久,阿董也下了岗。更为不幸的是,此后妻子又患了病,瘫痪在床十几年。阿董一面打零工挣钱给妻子治病,送儿子读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面还要料理家务、照顾妻儿,里里外外“一把手”,吃尽了苦头。虽然经济十分贫困,但他还是供儿子读完了大学;虽然生活充满着苦难,但他还是以自己乐观的情绪感染着妻子,让妻子在快乐中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

儿子说:“父亲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有权利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我理解他、支持他!”

掌声响起,笑语飞溅。女孩满怀深情地讲述起新娘,也就是她母亲阿陶的故事。阿陶也是一位饱受生活磨难的女人。她曾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一次是因为男人的粗暴、野蛮和不负责任,在结婚两三年后她毅然地决定离婚,独自带着女儿边打工边艰难地生活着。后来,她又遇到一个外乡人,成了家。这个男人待她们母女俩都很好,甚至都没有提出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一家人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日子还是过得很和谐。但四年多前,这个男人因病突然去世,家庭的重担再次落到了她的身上。她不得不到上海打工,艰难地供女儿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女儿就在县里的开发区一家企业工作。当她得知母亲和阿董走到了一起,她首先表示出赞成。

女儿说:“母亲已经为我付出了许许多多,我一定要让她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婚礼上,当两个孩子分别向他们新的父母献上鲜花时,我看到了这对中年新人眼里的感动和泪水;当新郎新娘互赠爱情信物时,我听到了两个年轻人对父母真诚的祝福;当新郎新娘相互牵手,两个孩子相依左右,共同完成这张全新的“全家福”合影时,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见证了这一段崭新、美好爱情的开始……

许多年后,当我再次邂逅阿董和阿陶时,看到他们默契恩爱的样子,我的耳边又响起他们当初的告白:“你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芜湖县文联)

我出生在民歌盛行的皖东小城当涂乡下。据考证,当涂民歌六朝时期便有记载,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仿佛从没有听到过。

直到有一天,见到一位家乡歌手的宣传海报,才了解到我曾经生活了十七八年的那处乡村,居然是当涂民歌的主要传唱地之一,而且,代表曲目中一首名叫《打夯号子》的歌声中所表现的劳动场景,我小时候还曾见过一次。当那苍凉浑厚的“咿呀嘛呼嘿”之声闯进耳鼓的时候,我的心顿时一热,也终于明白,原来我也曾经徜徉在民歌的美妙意境中而浑然不觉啊!

其实,我的家乡,尤其是我出生的那一隅之地并不是穷乡僻壤,而是有名的丰腴之地,鱼米之乡。但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还处在生产队集体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普遍是清贫的。在我的印象里,白天,大人们都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连去大队代销店买个油盐都跟赶集似的。晚上,或许是白天太劳累,又或

2020年3月18日傍晚,凛冽的寒风呼啸着,飞舞并盘旋在露天工区的上空。江成恰好完成了一辆运矿卡车货箱的焊制工作,他收拾好工具,跟师傅崔董香顶着寒风,落步踏在黑黢黢的山路上。此刻,他们正并肩走在下班的路上。

这里是铜陵市新桥矿露天区,铆焊班年轻焊工江成加完班,他把师傅崔董香送回了家,自己才疲惫地回到家。

江成早早上了床,沉沉睡去。梦里,雪花纷飞。忽然,一束刺目的手电光破门而入,下一秒,耳边响起工段长肖立军的声音:“小江,快起来,山体滑坡,砸坏了电铲,快!快!快!”

江成立即赶到采场。天空中雪花纷飞,诺大的采场只有江成孤身一人。他顾不得多想,立刻投入工作,焊接电铲损坏部分。山中一片寂静,焊花映照着雪花,交替飘落,飒飒有声……

三小时后,江成觉着小腿无力,腰酸酸软。摘去电焊面具,深夜的采场无比空旷。江成站立着,正感觉一丝凄凉,却突然看到了师傅的身影。

师傅崔董香来了,但她不是来帮忙干活的,而是来敲他脑袋的:“瞧瞧,这就你的活?重焊!”师傅把江成的脑袋敲得梆梆响,口中数落着,让他返工。其实,江成真没偷懒,只是连续加班太辛苦,焊接处时有气孔。他不满地嘟囔道:“又不是焊锅炉,这日本铲铁家伙,要的就是牢固,气孔怕啥?这冰天雪地大

好友章,长我12岁。12岁就是12年。12年,可以多经历多少事啊!

这不,他又讲了一个发生在他老家的真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还在苏北的农村老家。他的老家有一个乡村医生,很勤快地给四邻八乡的乡亲们看病。时间久了,这个乡村医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有一年,医生自己的脚上突然生了一个疮,他变着法地偷偷治,一直治不好,悄悄地跑到医院去看,也没有看好。这使得他很尴尬:一个有了些名气的医生,竟然治不好自己脚上的一个疮!这名气别人还能信吗?一天,来了一位外地的妇女,她领着自己的孩子,饿得实在走不动了,碰巧到了医生的家门前,医生的心肠很好,虽然手里只有一块饼子,他还是分了一大半给那位妇女。那年月,粮食就是命啊,那妇女很感激,低头谢他时,看到了他脚上那又红又肿的疮,就问:大哥,这疮你怎么不治呢?医生难为情地答:治不好啊!妇女马上说:我告诉你一个方子,一定能治好的!妇女告诉他,用新鲜的羊粪,放在瓦片上焙干,碾成粉末,用香油调和,涂抹在疮上,每天三次,连续半个月,准好!妇女走后,医生半信半疑,唉,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试试看。于是,他就照着那妇女说的,如法炮制。嗨,没想到,没用半个月,好啦!

当时,章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八十年代初,他自己得了一场大病:伤寒、肾衰竭、肝腹水等齐聚毕至,这些都是要命的病。章跑了北京、上海大大小小许多家医院,吃了几千副中药,

我们一家刚搬到县城的时候,可以说是举目无亲。

我家楼下住着一对从企业退休的老夫妻,他们是北方人,老爷子姓曹,嗓门大,老太太话不多,整天待在家里。有时,我站在窗前往外望,曹老爷子见了,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也会聊上一两句。一来二去,便熟悉了。

周末,我和妻子买菜回来,也常坐在一楼院外的路牙石上,择菜,和他们老夫妻,还有楼上楼下的邻居们一起聊天。老爷子性格豪爽,爱说笑话,和邻居们相处融洽,我们也爱聚在他家小院的外面闲聊。

楼上楼下地住着,我们又常不在家,很多时候还幸亏有曹老爷子照着。我们不在家时,家里亲戚来了,他会帮忙招呼着。我家晒的衣服被风吹掉下来,他会帮我们捡起来,洗洗,放在院子里晒着,等我们下班再送给我们。那段时间,我们特别感激老夫妻俩的帮助。

后来,因为女儿上学的原因,我们搬离了这个

半夜的,您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哩。”

他以为师傅没听见嘟囔,但江成看见崔董香跳脚并拂袖而去了。于是,江成不敢再说话,埋头苦干起来。最终,近5个小时的工作量,竟然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江成不解地用手去摸对面的焊疤,依次敲开焊疤表皮,竟发现那都是师傅的手笔。放眼望去,师傅的工程与自己的焊接相逢在排风口,那可是江成两倍的工作量!

崔董香是有风湿病的,她的膝盖不能长时间下蹲,尤其在这山中寒夜。当江成在甲板处找到她时,她的膝盖已肿得无法站立了。江成执意要背师傅去医务室,崔董香却坚决地说:“别管我,你得把你之前的活,全部返工!”这也太不近人情了!但江成还是执拗地把崔董香驮到背上:“您放心,送您回去,我立马回来返工!”

不过,江成并没能立马回去返工。工区医生说,崔董香这腿得上医院。但大雪封山,车辆难行,于是,江成再次驮上师傅,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医院走。不过他没敢逗留,到了医院就立马撤退,回去返工了。

江成将之前的焊接逐一割除,返工重焊。饥寒交迫和劳累使他对师傅暗生埋怨,并自怜起来。忽然,一股子酒菜香味儿随风飘来。没错,是师傅崔董香又回来了!江成看到她爬上了

从“羊吃百草”说开去

□耿志国

也未见效。听别人说,王八可以治他的病,又吃了上千只王八。王八是凉性的,吃的他三伏天坐在太阳地里晒,愣是晒不出一丁点汗来。土法、洋法,只要别人支个招、教个法,他都会立马去试。结果,也不知是哪一种法子,或者是哪一种药,还是这许多的法、许多的药混在一起发挥了作用,北京上海那些大医院宣判了死刑的病,竟然好了,用他的话说,硬是捡回来一条命。由此,章明白了那位乡村医生的脚是如何医好的,也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羊吃百草抗百病,百草解毒救百病。

的确,羊吃百草而极少生病,其原因在于,羊是有选择性地吃草的。有益的百草进了羊的胃,消化系统又将这些草的药性杂糅在一起,其粪便正好对症了那位乡村医生的脚疮病症,治好它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由此我想起了黄永玉。黄永玉是大家,但他原来的景况并不好。他原住在北京的罐子胡同,家就叫“罐斋”。家中无窗,他就画了一个大窗子,还画有树。他最出名的作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为了那只猫头鹰,他受到了批判,说他对现实不满。为此,他挨了不少的斗,也挨了不少的揍。但被斗得再凶,揍得再狠,他就是不求饶。有一次,人家一气儿用皮鞭抽了黄永玉224下,他心里一下一下地数,就是不出声,不求饶。真的是挺有种的!他之所以能那样有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杂食者”。说白了,就是讨饭的出身,什么饭都吃过,什么罪也都受过,还在乎你那224鞭吗?正是这“杂食”的经历,使得他饱

有些事,不敢问

□章铜柱

住处。再后来,在路上听原来的邻居说,曹老爷子中风了。此后再遇见原来的邻居时,我从来不敢提起曹老爷子一家,我不敢去向曹老爷子的近况。问了,也许他的身体状况更差,甚至是已经不在世了。不问,仿佛他还一定是在的,虽然人中风了,我相信他依然会冲着邻居们笑,依然会坐在小院内,和路过的邻居们打着招呼。

1999年的最后一夜,我一个人坐夜班车去南京,我想在这座城市迎接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那一年,我二十多岁,喜欢写诗,梦想远方。当我走出车站,在玄武湖边看到新年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我差一点儿激动得大叫。

我顾不上坐夜班车的辛苦,立即又赶到了山西路军人俱乐部的书市。我背着一个大大的双肩包,在书摊间逛着,心无旁骛。

当我将手伸向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时,几乎碰到了一双同样伸向这本书的白皙的手。我一惊,回头看了看,他是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

高高的电铲顶棚,距他三米开外摆开了酒菜。江成见此情形俄意顿消,他跑过去,推搡着崔董香,没大没小道:“谁让你回来的?不要腿了?我可不再背你了!”

崔董香并没理会他的无礼,她推开江成,竟又蹲下身干起活来。师徒俩一番唇枪舌剑,最终达成共识:师傅帮徒弟干活,徒弟帮师傅消灭酒菜。原来,崔董香很清楚江成的工作量,也知道他又累又饿,于是,在医院处理好双腿后,她搭乘大夜班客车返回工区,刚好赶上大夜班饭点,她在工区食堂打了几个菜,又上小超市买了一些豆干、花生和酒,热乎乎地端到了电铲顶棚。

于是,在这个寒夜,在无垠苍穹下的采场上,师徒二人开始了一场别具意义的“夜宴”……(铜陵市新桥矿)



尝人间冷暖,也因此练成了坚韧,练就了本事,终成大家。

人生,或者说生活,就是这样,至纯,绝佳,是没有的。人生不易,而要想有所作为,则更不易了。你必须得吃苦、受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说法不同,同理相同。

“羊吃百草抗百病”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但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人应珍惜时光,广泛涉猎,甄别优劣,果断取舍;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知行合一,厚积薄发,方能成功!(宿州市旅游局)

人。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他的脸上也是一样尴尬的笑。出于礼貌,我只是稍一犹豫便缩回了手,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先碰到的那本书,我也觉得那本书下应该还有一摞《荒原狼》。当他拿起那本书的时候,我傻眼了,那本《荒原狼》是那个书摊上唯一的一本,他显然也看出了我的想法,大概也不愿意放弃已经在他手上的《荒原狼》。我们只僵持了一会儿,自然地聊了起来,竟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快要分别时,他对我说:“书还是让我给我吧,书籍是我最好的安慰,我想要多读一点书。”见我不舍,他又说:“我留个电话和地址给你吧,等过段时间,你打电话,或是写信过来,我把书寄给你。”我点点头答应,将那张纸条夹在另一本我买的书里。

回来,一忙便忘了这件事。几年后,在收拾书柜时,看到了那张纸条,也不敢再打电话去问了,不只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了一本《荒原狼》。不敢问,是因为我怕那个电话号码已经成了空号,怕电话那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怕他再也想不起来我这个陌生的书友。如果是这样,我该说些什么呢?还是不问了吧。

有些事情,不敢问,就索性不问了。不问,留存的那些美好的印象还在,一直都在。(铜陵市经开区石桥居委会)

劳动号子

□水车

许是没有电又要省点煤油钱,大人们会草草收拾早早上床,连带我们孩子也一样。囿于巴掌大的一片天,少见识,没文化,精神生活也严重匮乏。

也就是在这浑浑噩噩不知所谓的日子,有一天,我和哥哥到生产队打谷场上去玩,见一群大男人们在场中围站成了一圈,圈中是一个被竖放着的大石碾子。这石碾子平时是用牛拉碾麦子和黄豆用的,这时候不但被竖起来了,腰中间还捆着几道麻绳,牵出来好多少麻绳头被围着男人们紧紧攥在手里。好奇心驱使我和哥哥凑上前去看稀奇,走到近前才看到这群男人边上还站着一个人。这女人我也认识,按乡俗我要叫她舅妈。此时就见围成圈的男人们开始有了动静,所有抓着绳头的手臂都向前伸,再微微塌腰,胳膊肘又略变弯曲,便又都停下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接着,便有一高亢、清亮的声音从我的那位舅妈嘴里发出来:“咿呀嘛,呼嘿!”随着这一句我尚不大听懂的喊声(如今才明白那也是一种歌声),男人们一齐用力,奋力拉起绳子,将石头抛起来后,再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出轰轰的闷响,只一下,便将地上砸出一个圆圆的浅坑。接着男人们借着麻绳的拧劲一拉一

扯,石碾子便挪动了一些位置,“打起夯来嘛,呼嘿!”随着舅妈第二句歌声飘出,男人们前塌的腰又猛地向后扬起,绳子又一次绷紧,石碾子又一次弹起来,砸下去。其后随着舅妈每一句歌声飘起飘荡,男人们一次次俯后仰,麻绳一次次拉直绷紧,石碾子一遍遍鱼跃雁落,打谷场原本被雨水泡酥的地坪也一点点被砸得板硬,夯得结实。

当年懵懂的我并不清楚大人们在干什么,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在小麦收割季节,因为刚刚经历过江南梅雨的浸泡,打谷场的泥巴地坪需要提前夯实。而我确实记得那天舅妈俨然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所有打夯累了被轮换下来的男人们以及正赶上手头没活的闲汉村妇,还有一大帮穿开裆裤吊着鼻涕泡的“泥猴子”们,全都围拢在打谷场周边,听着舅妈高亢的嗓音一遍遍刮过长满荒草的耳膜,我小小的心里满是从来没有过的亢奋和愉悦。

当年幼小无知的我还没有那么强大的记忆力,无法把当时那充满力量的劳动场景以及这激昂的美妙歌声完整地描述和记录下来,但那清越亮丽的歌声伴着男人们粗犷低回的和声以及擂鼓般深沉的夯夯声,却早已化作铁画银钩镌刻在我记忆的拓片上,至今萦绕在耳畔……(马钢南山矿巴山选矿厂)

职工·作品

